河西集 六



河西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目錄

劄

弘文館劄子

書

河西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劄

弘文館劄子 癸卯

伏見 殿下留心學問好賢樂善宵衣旰食勵精圖治三十有餘年庶幾乎休徵畢應嘉祥遝臻而朝廷之禍人倫之變災沴之作未有甚於當日比年以來三辰告凶霜雷失時水旱相仍疫癘間發民生日蹙邦國殄瘁且況太陽之蝕正當三朝春宮烈火幾及熏天旬日之內災厄疊見耳目所及孰不寒心臣等聞人事感於下則天道應於上臣等反覆思之不識

殿下之所以致此者果何爲而然哉竊恐 殿下好學樂善之實未孚於上下而躬行心得之妙容或有未盡者斯須之頃或存間斷纖芥之微有失省察身心表裏不能如一而日新之功反歸於日退之地其於事也雖有應天之文勤民之語納諫之名而誠意之積未必厚災變之來亦不能不有其所召者焉夫一國之廣也而惟一人可以治之庶事之繁也而惟一心可以宰之人主一心敎化之所由出紀綱之所由立苟不能時加戒謹提起喚醒常使之虛靈洞徹有感必通則雖曰鑑空衡平之本體不能不爲私意

所蔽而不得爲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之用矣一膜之
外便爲胡越情志不能相通內外不相管攝以至敎
化不行紀綱解弛庶事無節風俗日薄其或規規於
事爲之末切切於防禁之際而弊隨法生不誠無物
亦不過一時不得已之擧而非可繼可久之道矣
殿下自以爲堂阼之上突奧之中意果盡得其誠而
心果盡得其正歟其所與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者益
無幾矣而或有蔽於宴昵之私拘於恩愛之偏而不
能自克則　殿下雖有聰明睿知之資豈不能無浸
漬偏頗月異而歲不同之患乎是故自古善治之主

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爲本蓋親賢才而後可以專
輔翼而彌敎化若其敎化之行則又必自正士習始
然後有以明彝倫而厚風俗苟不以是爲先而必欲
獨斷而偏御之則非惟勢有所不及而出治之源又
安能保其必清乎且無正人則不能以辨姦邪非讜
言則不得以聞過失必常優容奬勵有以培養其氣
節然後從可以維綱常衛王室而有磐石不拔之勢
儻有萬一之不虞則亦必能扶而不使之顚持而不
使之危致死而致力焉臣等竊聞 世宗 成廟之
朝所以奬勵而培養之者無所不盡故當時之所成

就者率皆名世之才特立之士卒能達生委命臨大節而不回冒白刃而愈厲至今凛然猶有生氣 殿下卽位之初鑑前車之覆思大業之艱求賢如渴從善弗咈士亦樂爲之用而期以自效意以爲得君如此古先帝王之治爲可必致動引前代實欲痛革積弊而不顧流俗奮然挺拔將大有爲固無有一毫邪心而但其同志之士學識有淺深厚薄之不齊故間有懷欲速之念而少含弘之量失漸摩之義而致暴擾之患羣猜徑發旣有以致危疑之機而 殿下之心精不能如始之察一不能如初之守而矜莊之貌

逆耳之論所漸憚見而厭聞之者憸邪得以乘其隙而發其機其平昔堯舜君民之志百不能效其一二而反受非情之名橫被不測之誅其所以眩惑 天聽欺蔽 聰明而誣陷善類者甚至此哉自是以後上不以誠任乎下下不以誠信乎上無許身自任之志而皆有不自安之心官守者不敢盡其職言責者不得盡其言悠悠泛泛苟全性命此習日長偷惰成風責難陳善之謨莫有以進於前上無以廣聰明下無以辨邪正以致權姦迭起愈起愈熾恣行胷臆罔有嚴憚舉朝泯默坐視而莫之救幸賴 宗社之眷

祜 殿下之威靈罪極而各自底於顯戮萬一不肰
則當時之事豈不岌岌乎殆哉三凶之末大勢已傾
而猶復畏懦顧忌僅乃殄之當其方熾之時抗言而
觸禍者不過數三狂狷之士耳可謂國有人焉乎傳
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當今之時脆有緩急 殿下
欲將何所恃以爲安也 殿下尚不悟檢邪陷賢之
情狀而快開悔悞之萌朝野士林無不悶己卯之寃
枉而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 殿下
疑貳之一念下以洒九原冥冥之忠憤士氣之頹墮
於此亦可以見其一端矣嗚呼 世宗 成廟高明

之學實由生知從容中道不待思勉宜若無所資於外而猶且汲汲焉獎勵之培養之始終無間以致作人之美芟刈之慘在於後日而至今士林猶以爲惜況親逢 殿下之培養者受禍於 殿下之時而未蒙天日之照臨二紀于玆豈不深可悶哉臣等嘗觀小學之書本聖賢爲教之遺意而凡所以立心行己處事接物之準則無不在是實繼往開來之要典而爲正學之階梯者也今至以是爲己卯取禍之資而反以相訾謷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之不正有由然矣如是而望彝倫之明風俗

之厚不亦難乎爲儒者不知人倫爲何事居官者不
知敎化爲何物不求之學而求之名不求之心而求
之事君子而尚然矣小人安有觀感而興起乎是以
畿甸之傍州郡之間窮凶極逆耳所不忍聞而口所
不忍言者比比有之曾謂　聖明之時而有如是非
常之變乎夫三綱者國家之棟梁也梁摧棟撓則屋
安能久存乎然而上恬下嬉擧以爲已治已安矣不
知大警動于心而所以亟革之亦豈治世之象乎臣
等之私憂過計恐將有土崩之患起於朝夕而不自
覺也傳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殿下旣能有是實德於內以爲化民之本而以本然之權度品節之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若綱在網有條而不紊朝廷百官莫敢不一於正可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置此不務而徒恃其末則雖刑殺日施政令紛更而遠罪之且不能尚何遷善之可冀乎是以今日發一號明日出一令令之不必行禁之不必止不行則反沮之不止則復存因循苟且朝變夕更不見成效者盖已久矣姑以近日之事觀之宮闈之內關防之嚴守衛之密必有所統攝焉者而燄燄之勢旣熾而後始發終

諉諸往來之人內間之事臣等所未詳知關防之緩
守衛之踈臣等未始不以此料焉甚至百僚倉皇隷
卒顚倒但覺騷擾而輒不能有所救豈不以平時不
能有所管轄而庶事未嘗講明也此雖人事之未及
周旋而亦可以見天之譴告者深矣尙未見 殿下
側席修省之實引咎求言之命而惟屑屑焉點檢編
伍搜索失物之是急正門爲之晝閉有駭觀瞻似示
不廣苟軍律素明門禁素肅則小有邪曲自無所容
矣伏願 殿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反躬以察之隨
事以驗之硏幾於講學之間致曲於操存之時深惟

致災之原痛自刻責惟日惕厲學必至於聖而後已治必及於古而後止要使之本源澄淸表裏皆實格其動天之誠盡其接物之心無一毫私僞以雜之則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渝之士習振已解之紀綱而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慮者矣儻或遷延姑息安於墮弛不能自强徒事虛文而不懋其實德徒攻末節而不澄其本源則將何以答天譴將何以正人事將何以轉危而爲安將何以轉禍而爲福乎政事之失有不可勝革而用人之非有不可勝去矣此下缺

書

上李太守書

月日化民孤哀子金麟厚誠惶誠恐稽顙再拜謹言于城主閤下竊嘗聞古之爲民上者不患己勢之不尊而患民之不親不患民心之不服而患己之不盡不以民性之流於惡爲可罪而恒致念於本源之未嘗不善以心感心而無不可感之理以人治人而無不可治之道令之使必可行禁之使必可止有以使民畏而愛之敬而信之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以至於不令而行不禁而止苟或矜高以自尊逆詐以爲

明則近者諂而欺遠者慢而疑諂而欺則易悅而不知其非慢而疑則易離而必至於逆下之獲罪者多上之取怨者深自以爲尊而勢日孤自以爲是而惡日積矣伏惟閤下清平簡重勤儉質直不尚刑威專用文治察鄰邑之政無如閤下之用心者一則監司之過聽一則姦細之號訴近名之譏雖出於一時之戲劇而不能無纖芥之不快則於朋友亦不可爲淺見信也其所以致此者何哉此正閤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時也夫子象易之蹇曰反身修德傳曰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

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周公之告
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不啻不敢含怒康王之命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
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
圖其易民乃寧惟閤下留意焉商之餘民染紂舊惡
豈爲無可惡者而康叔之封於衛武王必戒之以如
保赤子戰國之時人欲橫流不復知有仁義不可爲
善俗而孟子答魏侯之問必以施仁政省刑罰爲先
哀公以年饑用不足爲憂有若對之以盍徹又疑其
不知而妄對則乃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此數說者以常情觀之其不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者鮮矣然上焉而非假借姑息之君下焉而非曲學阿世之儒則其必以是爲言者豈無謂與大學引康誥之言而釋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程子曰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心而於此有不察爾至哉言乎又有推其說者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

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誠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吾心之不盡則物我相形彼此隔絶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痒疴疾痛皆不切已其何以酬萬變而一衆心哉雖然其所以爲是病者不過曰偏與私而已蓋私則必偏偏則必私私則不公偏則不正一念之微間不容髮而害事害政之端實由於此何者心之應事有一毫之私係則不得其本然之正而不能爲一身之主身之接物有一毫之偏重則必失其當然之則而甚至爲天下之僇好惡之極定於内而存亡之幾決於

外可不愼哉果能常存此心必使之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不容其有一毫之偏私則羣邪無以乘其隙而中其機事得其宜而民協于中矣閤下試於淸閒靜一之中平心易氣取聖賢言語集考註釋沉潛反覆求其所以用心者保何爲而如子罰何爲而當省餞何爲而當徹以至視何爲而如傷使何爲而如祭知而必至於好之好而必至於樂之無味於諂言無怒於慢氏徐思而審處之不爲不可行之令不可止之禁必以聖賢之所以用心者爲心則日用之間自無則[illegible]道理而應接之際從容閒暇必極其當然之則

省身而德以修責己而怨自釋慢者敬疑者信離者
合逆者順感應之妙將無遠之不通其於爲政乎何
有麟厚身不行道家失其政父母僮使不能保存一
朝散盡罪罰殘生憂疚增深始念民心向背小大無
間傷虎知眞益覺非虛輒敢冒進其說如此伏惟閤
下矜憐而恕其罪焉

竊觀修身之道爲政之方備具於語孟詩書而尤
莫切於論語雍容不迫平實樂易言雖至近上下
皆通若能逐件理會體之心身以爲應物之本則
聖人成法在吾方寸中而決知其非權謀智力之

所可擬議也罔極之中言及外事固非其時特以承塵日久目覩美政未嘗不以古道益加期望今若閑蓄私見不以一陳於前疾病纏沈羸之日甚恐奄忽不可爲諱徒恠恨於無窮尤所以汲汲於左右切勿傳示他人以重罪戾下眼之後卽付丙爐不勝幸甚○眞西山大學衍義書中察民情一類亦當濬玩

與友人書

夫子之言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不以言擧人言君子不可徒事乎外也又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

也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言其所當務者惟在
乎實也如某者學非明體才非適用少小就業滯跡
寒鄉無師友見聞之益只學騈儷儆對之作以得名
於世奇應教遵爲校理時至隣有召見於其歸欲携
以俱焉而不之果其旣去也以内賜筆遺之後講小
學書於慕齋相公一見舉王元之小友故事語其佐
金公以奬之旣而於友得金若默始聞學者之當有
所趨向心頗喜之而未知有以求之也又於師得崔
新齋服其儀容之爽秀詞氣之宏廓尋得見於朴訥
齋則其言論之激厲動息之整肅又有以動人者其

亦不待言傳口受而或有啓發其良心焉退而偶閱
眞西山讀書記至論烝民首章之旨始覺其天人之
一致實理之無不在以謂學者之所當從事者不在
彼而在此也粗涉朱呂寒泉之編以及乎蒙士之訓
深有感於興於詩之一言先取文公集傳序讀之竊
念聲氣雖無復考而情性則無古今之殊苟能諷詠
其章句探究其意義而矯揉其氣象則何古人之不
可及而道其專在是矣遂卽其書日誦一篇一依文
公讀法而看過顧視胷中雖有些虛明灑落底意思
而根基未厚涵養未熟踐履之際終不爲吾有而竟

且因循拾累未卒所業乃復取所謂蒙士之訓者而
看之亦未得其要焉於是又取濂溪圖說讀之如讀
詩焉而功又什之雖偶想其彷彿而亦未有落手處
自知其未至而廢焉是時又方牽於進取考校工拙
於會接文字之間致力於內者漸小卒取大學書知
其與小學相爲終始初學之入德者舍是無以爲門
方且看詳訓解參以或問亦未有實得而遽廁二百
之列十年之間優游來往坐失歲月其前之僅得者
一廢於泮居遊嬉之際再廢於詩酒放浪之間燕閒
從容之時少而雜擾搖漾之日多昏昧放逸日以益

甚乍進乍退忽有忽無遂之行與言違名與實悖其不流於小人之歸者幾希是由知之未明行之未審身之不肖已自咎矣而亦未始不由導行成就之無其人非必無其人也而相知或未諳熟相遇或未從容一不得開懷吐說講論辨質嘗自以爲稽之古不若徵之今考之書不若參之人去歲偶得金翔浩與之聚于一刹始聞至論之一端而顧其從遊者多不能盡講所蘊遂相乖隔至今懷想不能不爲之慨歎焉某之得接清塵亦云久矣固知承受於門墻而致功於身心者必有以異於人矣而其於金相之知待

可謂同入於伯樂之門而如某者實固不足以當之祇自愧焉間於柳君所錄往還簡牘中得見愼獨二字則益加敬焉曰嗟乎此乃曾思之所授受程朱之所丁寧者而不謂今之世乃復見有是言也此有以見其所嘗自勉者在是而亦有以及於人焉者矣傾心佩服趨走門庭乃得拜焉問訊暄凉之餘不暇一言先及湖儒則其好善無已之盛心已自可見而首於金翔浩之名即樂聞之曰信矣則某之所慕於金者已相與有默契焉爾仍欲益聞所不聞而天日易昏匆匆無頃荷煩騎從遂以還歸數日來依然回望

不容爲心某本以巽耎之資加以怠惰其於爲學不能自強卒無以變化而上進者斯遇識道之君子不知所以爲請徒切高山景行之思敢盡平生之所志如是云其無以爲往而進退之亦其幸矣

與盧寡悔論夙興夜寐箴解別紙穌齋一號伊齋

從心從言合表裏而言之伊齋○凡以從某從某解字義者皆指本字之偏傍上下耳未有就或作之字合本字爲一而取義如今說也欲去此十字只云字或作諐省愆卽夫子所謂以下仍存何如退溪○愆字或從心或從言妄欲各見一義

以備其說不覺遺解字乃仍欠去或字着着合

字誠如來敎只得刪去 伊○聞命 退

愆過也下分註似不妨 字或作諐從心從言兩兼其義

此說較有味不知如何 伊○愚意亦不須此註

只云過也何欠 退

紬繭絲也 伊○字書抽或作紬紬引也紬引端緒

云云據此則紬卽抽字而況言則從手言引絲

則從糸耳今只云繭絲也爲未盡請改之 退○

紬抽繭絲也爲下文有抽義惡其重不言更詳

之果謬今直曰紬抽繭絲也何如 伊○聞命 退

紬抽絲也何如

十忽爲絲存繭字自無妨 伊○抽繭絲何不可

而須改耶 退

位有高下宅有甲乙木之枝疏舉玉之文細密 伊

○次有先後之次有左右之次此類非一獨以

位之高下言之似未該備古者宅以甲乙爲次

第故謂宅爲第第則可今謂第字之義因宅甲乙

而恐不可木之幹亦謂之條非獨枝也而草之

科生凡物有分段排列者皆謂之條理字則於

凡物之有文者皆可通稱非獨玉有之也今請

改之曰序而得所謂之次聯而遞數謂之第故凡不躐云云別而有段謂之條比而不亂謂之理故凡不紊云云 退 ○ 說文次不前也釋曰不前是次於上也又有義云位次則作字本意可知雖其先後左右爲類非一然皆自此而推之故擧以該之耳謂第義非因宅甲乙而得者爲精初見第本作弟後加竹以別之則以宅起之恐亦無大害今詳其義必須改之以數代宅何如條者枝也非幹也雖或有謂條爲幹者只是借用爾草之科生亦自有枝幹而所謂分段排

列於枝字覺尤親切則捨借而用主以包之可
矣理字從玉里聲想是初製字時以爲有文者
莫玉密也借而爲腠理事理因借而借爲治理
料理所謂比而不亂者由玉而見未爲無據益
凡此四字必欲先明作字本意乃見用字廣義
遂不免涉於偏泥於畫以至牽鑿之甚如此焉
耳所訓十六字圓通無病不可得以復改明矣
然則其下措語疑若少複略加點化方得此在
高明有以處之伊○次不前也云云以數代宅
何如右二字聞命條者枝也云云理字從玉云云

云所訓至點化云云右前稟草今不存所謂十

六字記不得今何能點化退

直曰次有先後第有甲乙何如若從古字之義則次承其上弟從其兄似本非第宅之謂從退溪之語則序而得所爲次下亦如之何如擧字或改以暢達等字何如

次有云爾則不但似大綱說又恐語復非註家之例暢達二字恐終未安盖疏已含此意則兼有擧義何妨伊○位有云云次有云云不但似大綱說云云愚意見前示目此不復云暢達未

安云云愚意同上 退

整齊其思慮之走作者以悔悟其前所失尋繹其今所有 伊 ○走作下似少欠補之曰夜氣之生無所撓害則心體虛明義理之原自然照著於是云云以悔悟此以字有礙請改爲或字而幷於尋繹上亦可或字何如 退 ○者下著得夜氣亟有意味但於是時氣未用事覺心才動便整不大段用力處旣言夜氣無撓自足見其整之之功不必備言虛明照著之效然後方有省細之地矣且於下文乃言默識其微意亦略可見

安意曰使夜氣之生無所撓害而於昔所失則
悔悟之今所有則尋繹之云云何如也以字果
似有礙所當刪去或字已見正文不著亦可伊
夜氣之說固善語勢似難更加審定何如改悔悟之
爲省悟而知改改尋繹之爲紬繹而加察何如
夜氣之說未詳指何說也疑指公所補請詳之
知改加察等語意更切但省紬字自在正文須
以悔尋字代之何如肰未有悟而不改繹而不
察者或存舊無妨伊○夜氣之說亦未詳何謂
使夜氣至刪去云云右所改固勝於前肰又覺

得河西此段所改叓似親切就内去省紬代悔
尋以用之何如 退
夫所謂善亦止此而已 伊 ○謹按本意摠指自早
至暮凡日間所爲而言也今曰夫所謂善亦止
此而已則似以孟子之言專指鷄鳴時而言恐
爲未當請去夫所謂以下九字而以程子曰係
爲善之下何如 退 ○止此之此非指孟子鷄鳴
而起時乃指此章整以下事也整以下事雖屬
鷄鳴安有鷄鳴所爲不與朝晝相涉者見孟子
不言所以爲善之方故欲因此章還以相訂而

語意頗傷急迫終亦欠瑩今承刪去更於上下

文義自爲順易伊

恐退溪之說爲然

今不記所以刪去之說然刪去甚穩當退

欲其不跛伊○跛偏任一足也恐可言於立不可言於坐也改之何如退○跛字初來固已謂未安而求之不得耳妄欲直用偏字代之復恨其未的也伊

作欹何如

欹字似勝但於跪足義未恰貼如何伊○欹字

反未如偏字之稍安他無善字寧用偏字 退

參攷訂議也詳辨其討論之辭 伊 ○訂有評議證正之意只云議也恐未盡討論改爲問難如何 退 ○訂字字書以爲平議也則評議爲主改曰訂評議也亦有考正之義或改曰訂平也正也何如但證之之義當別有據請詳之討論字於問辨字似未穩貼故當改改爲論難何如 伊

聖師弟子云云但曰指夫子謂顏曾以下何如參字有相參之義但訓以攷字似不能盡攷下加覈字何如訂之有證義時未見於字書如村巷契券中例以

詩爲詩亦必有所自於退溪詩於吏事故知之耳

如字果不協只得直指加轉恐亦無相參之義奈何契券稱訂不過爲吏讀從便之習如以苴爲太以辨爲卞之類伊 ○直指云云直指甚當轉未善如作證字則有相參義如何訂平義也云云右改之爲當但只依本訓曰平議也不必更言亦有考正之義也蓋平議之平訓爲平其不平當平其不平也已有考正之義亦已有證義前日鄙見所以疑此字當用此二義以訓者此也今思之只平議也三字已含二義不必更

下語屋下架屋也且鄙誤只在訂有證義云耳非以證爲訂如村巷所爲也河西云云亦淺之知我矣論難勝討論然作講論何如 退

應答赫赫然明貌目在如物在前恐人偷去也 伊

○答請改爲酬偷下欲補曰而常目覷之也 退

○酬是復酌答賓之義借言於應接之際固宜今直訓應曰酬恐未安答義非偏在語言上見似不必改之大學章句訓顧字故須曰常目在之今訓目在則但曰如物在前恐人偷去不待覆言目在而其義已明恐不必添箇若干字 伊

答然者上訓酬非但酬酢有和義然無酬字則便無
力應字之義重訓難的恰奈何赫赫然明貌似盡恐
人倫去上此似不妨

答酬俱未安更著何字可安更詳之伊 ○ 酬恐
未安答不必改云云右恐不然蓋公必欲原字
之所從來以看故以酬字爲不合訓應字雖似
然矣然何不看應字所用本文之義乎事至斯
應之應訓酬則事至斯酬語爲襯貼若易以答
則事至斯答不倫甚矣酬雖酌賓之義其與應
字聯用於事物應接之間久矣若答字則豈合

於應事物之義乎更請商量何如且未見酬字未安與無力今訓至若干字云云右所添今亦不記然恐人偷去只屬心未說顧義故其下必添箇常常覷在此云今但云云豈說得到目在處耶今欲於偷去下著一然則雖不更言目在而意稍見也如何 退

神者陽魂流動之妙精者陰魄實定之英 伊

兼下章註 ○此兩字訓語必有所本而言然嘗聞宋子答董叔重曰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具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

胎後爲魂也答梁文叔曰精氣爲物猶言魂魄爲體爾答陳安卿曰王丞說魂卽是氣魄卽是體却不是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合此數語而觀之兩字訓語之病可知矣益方言始於氣感則得魂而遽云以行乎此身之中是似於體魄未凝之前徑言身體也又言人體既凝則得魄以實乎此身之中是直謂體凝而後方始得魄安有此理且陳公此兩句之義本非論人稟氣受生之初註中不須言氣感得魂體凝得魄也又本非對擧爲文亦不必照應而

爲訓辭也請謹改之曰神者陽之靈卽魂氣之充周一身而有不測之妙者也精者陰之英爽爲體魄之凝定而載神魂者也如何如何 退 ○二字爲訓本陳安卿語也裁著數語不免遷就失了本旨初亦覺得不快意將求古人全訓聞之不博徒益懊爾但魂之與魄才有此卽有彼非旣得此方得彼也妄謂氣感得魂而承之以行乎一身正以見魂魄非判爲二物也而體凝得魄之實亦以明矣則之爲言豈肰後之比若曰當氣感則得魂當體凝則得魄云爾肰此不

足溪論來教云兩合本非論氣爰當爲的當者
爲的當亦知北溪此語合下是論魂魄不是直
解精神特欲本此以見其字義言之初無大害
不言亦無所欠況其言之未穩耶不須言者自
是且訓辭非照應也乃對擧也因陳說對擧至
於各章猶對而擧之亦以拘矣所改斟酌精密
不專襲古可愛精神皆理所乘之機而相爲經緯則謂精載神果能無些病否
竊欲因高明之訓之意並訓二字于此曰神者
陽魂流動之妙卽精氣之化也精者陰魄實定
之英卽神氣之本也精神只是一氣故尊言神

以包之且以見動者難攝也云云不識高明以
爲如何伊

精神二字理會不得如何如何如何陰魄之訓似未及陽
魂流動之妙更詳之

幷訓以下云云右所訓非不善但終覺說得太
淺非當時作者本意所到處前病尚在鄙意欲
於此章只云神者陽魂發用之妙流動二字未穩言神
不言精者以動者難攝也至下章又只云精者
陰魄凝定之英實字未安神已見上此兼言動靜故
備舉之滉前所改今不記云何假使其言不戾

於精神二字之訓若訓得義理太多恐不足取

也只當依今說更加商度以就簡當何如蓋非

務欲簡註家之體不當多挿入外來義理以亂

本意耳 退

不活則滯 伊 ○改作不窒則累如何不活與滯字

本一意故欲改 退 ○不活則滯蓋曰不爲活則

必爲滯耳卽是或活或滯之義惡在其爲一意

須作不活與滯文勢看則不窒則累亦終不是

二意況窒累二字下此似不切又此與下文往

縛二字不應奈何 伊

不活則滯似當

不活則滯右滉前日看得誤甚今從所喻 退

聚其光靈絕其思念 伊 ○此兩語犯禪學請去之何如 退 ○兩句果逼西來然遂去之則欠改之爲當當改云聚定妙用放退閒思何如或因其舊亦似無妨普遇一老衲信宿得所賫三法語漫看數過乍喜之遂留在胷中不覺出筆下依俙殊可笑也近世學禪者亦無矣何懼焉然吾輩不可不戒 伊

世無學禪者亦不可不以爲慮又安知自今有流於

種者乎誠稱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犬不可以無
鼠而畜不捕之猫可戒可戒凝神息慮此等訓語要
直截明白依朱子之說凝神息慮卽朱子所謂敬者
定志慮攝精神而涵養本原之道也後賢措語似不
能端的恐因墮於禪也下文發舒休養振拔精明等
語恐不爲無弊不作思惟之云若誤認則其無乃坐
忘乃是坐馳者耶又朱子之說曰收斂身心盡掃雜
慮令其光明洞徹方能作主宰方能見理不亦痛快
矣乎

學然後有流不學又何流大抵人患不學學之

必學程朱程朱訓戒旣明且悉其有學此而不知關彼者乎河西何懼之遽凝神息慮等說嚴正切實得不伏但訓解不得不就本文爲說然苟不背於聖賢之旨亦幸矣聚定妙用放退開思恐此解去不得禪學認心爲性又無主宰則本領已不是尚何說哉實有主宰能攝之凡若此數語不害或相近也喜怒哀樂未發底氣像蓋亦可想朱夫子所謂佛喚醒此心與吾儒同其爲道則異河西之慮亦過矣伊○兩句改之固當但聚定雖貼凝字以言於妙用殊未穩恰亦

太嚴重了放過二字亦似不穩於息字大抵上

有眞體依前下有明鏡止水其間著語最難處

恐只當云收斂妙用屛止閒思如是輕輕地說

過何如學然後有流云云凡君子講道立言豈

直爲一時計若排異學亦豈問今世其人之有

無而爲之前郤乎且不爲聖人之徒則便爲楊

墨之徒無中立兩和之理假使吾言有涉於彼

則雖擧世無一人學禪者我已陷人於禽獸夷

狄之域矣豈惟陷人我已自陷於邪詖之徒矣

來喩之云不已踈乎亦有一二同志見此說無

不怪評恐不可硬執一說而忽於察邇也收息之訓見前月河西所疑本箴語如發舒休養之類未見其有弊至振拔精明不作思惟等語未免微有河西所慮之弊明道先生云釋氏於吾儒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今雖固知其有同然如我輩當先尋箇不同處堅定脚跟不要轉步何可輕言不害相近耶程夫子又云若窮其說而去取則已化爲佛矣夫欲窮其說而去取之猶不免墜落況以不害相近爲說乎河西之言恐非過也詳此兩論厚之之慮深矣而寡悔

之見跡矣背程門之人皆學程子者也而其後
滔滔流入於禪近世羅整庵尊信程朱譏詆禪
學不爲不至而凡議論必與程朱相反竟流於
禪學之歸此豈學然後流者乎識見一跌必墜
於禪以此言之吾輩之士非徒慮人亦可自慮
秋巒鄭靜而說今按此說至謂整庵流於禪學
其不識整庵甚矣豈不爲笑且怪乎然而識之
者欲因此爲戒也 退

姸蚩之痕 伊
恐混於俯仰之語或改以查滓之累何如

俯仰之混未詳然查滓字爲勝但恐查滓不全是累不知如何痕字仍存何如伊○似勝姸蚩之痕以查滓爲累恐亦無妨也退

反覆無時伊

似不成說話如曰反覆無時則爲善爲惡似皆含糊朱子之語曰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以反覆連環則其意乃實其無乃爲續錄句解所誤耶

竊詳朱子之說欲隨動靜皆得用功也句解雖有少差顧其無時與無時不然語意何遠盍反覆者不斷也無時者無定也不斷則已見亙根

無始之意無定則雖有寂感不常之理不知此
句有何大妨河西致疑至此善惡之云所未喻
者當俟別日奉討 伊 ○ 如所解似不爲無義然
續錄句解終是大誤今不當用此語也今欲只
改無無時作不已無乃好乎 退

君子必以爲一身主宰云云 伊

心本一身之主宰非人以爲之主宰然後主宰之也
惟其氣雜而誘於物則心馳於外而身便無主能敬
以直之則心便主宰如前矣今曰以心爲一身主宰
然後以敬爲一心主宰則方其以心爲一身主宰之

時將何所下手耶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非物所能宰也故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因舉程夫子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而又繫之曰盖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其曰非物所能宰則惟敬爲可以宰之其曰中有主而心自存則中有主者非敬之謂乎

此段最爲緊要此論尤見精密不識高明亦不之覺何耶但河西能發此論不曾刪補得一語爲可恨只在高明下手爾妥意本謂身主者以言全體也心主者以言工夫也而不覺必以之

差久之於然後之謬沒可懼也若去君子必以
則五字而并去下文又必以三字著須用二字
爲何如也第措語已然恐隨改輒復生一九奈
何伊 ○此段河西所見超詣不可及況前日非
不知此理而不能見破此病想高明之爲此說
亦若是而然耳高明於河西說能不設畦畛樂
取其善只在改定數語以就至善可也然千里
相詢不可不少爲博取之資謹因本語而爲之
說曰夫兼體用該動靜爲一身主宰而如環無
端反復不已者心之爲也所以日用之間一動

一靜莫不由是而加工焉所謂惟心是監者也
然其加工也必以敬爲一心主宰方能靜而操
存不昧於虛寂不用之處動而省察不雜於幾
微運行之時云云以此刪改用之何如專一在
此至無少差謬此間語亦似太多 退

虛空無用 伊

恐有病

四字殊不見有病又未嘗著無字恐只是認誤
盖無不二字不相類 伊 ○不字固勝無字但空
字豈非病乎 退

[illegible]

此凡三節若以註家例之則折兩而各解合一而統論似允明白抑有所難耶

今欲依擬竟莫能成奈何責在高明 伊 ○詳本註所謂動而省察靜而存養卽折兩而各解也兼體用該動靜以下卽合一而統論也不知河西更欲作何等訓解議論耶餘見上 退

局促之態從容之象 伊 ○態改作礙象改作樂如何 退 ○礙自是局促意樂非學者所遽有恐莫如態象虛字自無病 伊

態作意象作味何如但高明喜用象字其別有所得
耶
意味二字別無利害喜用象字或只是病可笑
伊○意雖勝態亦未十分退
學爲爲己之學者伊
爲字無乃疊耶
愚意不見其疊如何伊○河西將爲字作何看
乃以爲疊耶退
天有四德擧首尾以該之伊
四德上加元亨利貞而首尾字改以終始何如

元亨利貞字有無似亦無大損益但終始字較

好伊○元亨利貞不須加此處本文亦無舉首

尾以該之之意但云天有四德而止言貞元以

見終而復始之理而已何如退

天地之氣至大至剛止生成不窮也伊○竊謂孟

子夜氣章主言仁義之良心而以夜氣之說發

揮而旁通之其語勢自有賓主之分矣詳此上

文既言心神歸宿而卽以養以夜氣承之其語

勢正猶孟子之旨也今解文則不朕立言所主

專在於氣而心反爲賓故其末雖有因其所生

以養其所發之言而終未昭晣且旣釋夜氣則
當用本章之說庶不背本旨今乃以浩氣章之
說代之故曰體之充曰有時乎餒曰不足以配
夫道義之心等語皆不襯貼於夜氣之意此正
朱子所謂多揷外來義理之病最爲註家之忌
伏望毋以鄙言而忽之更加參究而修正之以
幸後學何如 退 ○此章之敎最爲的確益覺鄙
說疎脫已甚當亟刪數行毋疑也此句旣自是
孟子本旨今亦無庸更爲之瀆解上當云亦承
上章言此心雖存或時出入而夜間所息其氣

清明故學者當因其所息以養其所存後

氣定而朝晝之云云何如伊

夜氣即浩然之氣非他也指義既異則命辭亦不得不隨之

此說亦是伊○右此段所改簡潔明白十分精切但或是出入之是字少有未當恐或誤寫耳

退

敬着一而已矣伊

如曰一者誠也似未見著力處蓋敬乃所以一之也敬則一矣遽以一稱之如何

一者誠也本註內無此語不知何以有此辨益字以下鄙意亦同河西說 退

夫一在天曰誠在人曰敬 伊

夫一之云於立言之體恐未恰好妄意敬者乃所以一之則恐不可遽與誠並稱爲一

夫一之云未見有未恰處妄意以下鄙意亦同河西說 退

天之道匪人之本 伊

其所謂天之道匪人之本者其亦有二乎未至乎此則亦在乎誠之而已然非敬無以誠之敬則誠矣

是言心工各給誠敬之道不出於一也未論至著

力不著力未分別天道與人道已矣云者無他之辭蓋其所以一之者敬也則所以至於一者非敬乎雖曰敬便是一亦可也又況敬在一事一事亦既一矣豈不可以統說之乎故在天在人皆曰一分而言之天之一曰誠人之一曰敬非謂誠是敬敬是誠也天之道卽聖人之本固無二也故才分說天聖便結曰無間繼言有不能一而一之者所以一之者敬也敬則誠矣豈不肰乎 伊 ○右三條河西所論大約皆一意也

而公不以爲肰肰反覆參究終是河西說有理
公曾見朱子能與所能之說乎說見大全書四
十八答呂子約第十三書可考見也今以其說
揆之於此如敬卽所謂能也一則所能之謂也
而一上須著主字或一下須著之字乃可謂能
耳又誠則所能之謂而誠上須著思字或誠下
須著之字方可謂之能耳肰則其曰敬者一而
已者非以能爲所能之病乎曰夫一在天曰誠
在人曰敬非能與所能混稱之病乎愚恐朱子
所謂不可亂者正在此等處也且謹按以下所

論以一爲此篇之旨舊看甚好今要細看一篇
本旨專主於敬今乃以一言之未免爲隔一重
說話何也有能與所能之異故耳故鄙意不若
以敬代一字則平正的確無病痛自專在於敬
以下止天德之所以一而一之不過點化數語
而無不恰然矣其自夫一在天曰誠止求至於
聖人之誠其間語多剩出而體天之誠以求至
於聖人之誠又似倒說此等處恐須十分加意
稱停鍛鍊使無一毫瑕纇乃善然此間不須多
說但曰欲人體天德之誠而不息以終之也誠

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學者之所當自强也欲自强以進於誠豈有他哉亦惟用力於敬而已敬者何主一之謂也十一箇一字仍存說敬而說到主一則雖說一仍不離於敬也未始不在於一此一字作敬無時無處而不力於一則一者作無時無處而不主於一則敬者此箴之旨也一之爲義可知作敬之用工在於主一可知此下又係之曰主一而能至於一始可與言聖學矣竊觀通書云云大槩以此意參酌去取何如僭易及此悚息悚息退

天地之間惟天理爲一

天地之間惟天理爲一則天理似別爲一物如何如何天地之間無非理也渾然全體無物不具卽子思語大語小之意也

此等語非後學所敢擅立但改實爲一自恐未安然一着誠也要之若不戾本旨夫天地之間無非理也而惟天理爲一果若又有別物但惟維唯皆語辭又皆訓獨與維天之命維字說得輕惟天下至誠惟字說差重似不得槩論然看來此惟字自是獨義乃朱子贊嘆天理之實之

辭河西疑之恐亦已甚 伊○若如上鄙意則此
一段不必論但惟天理爲一似不甚非 退

往復語後語

高明方當與退溪言未盡其說而輒敢儳勸於其間
得無失次之甚耶重違來教罄竭肺腑以陳焉言不
能擇奈何奈何又曰幸因以開喻之不勝至幸至幸
茫昧之中卒然致疑只要取正而已立言之意必不
如是而妄陳瞽說知無逃罪當奈何當奈何又曰末
由面說至此煩言似非美事惟高明亦有以回教也
退溪往復之辭其可得更見耶

與一齋書

遺奇君之柬不敢議爲盖理氣混合盈天地之間者無不自其中出而無不各具不可謂太極之離乎陰陽也然道器之分不能無界限則太極陰陽恐不可謂一物也朱子曰太極之乘陰陽如人之乘馬則決不可以人爲馬也病重不盡

上右相書 代人作 ○別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傳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下之痒疴疾痛皆切於身是故禹思天下

有溺者猶己溺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也伊尹思天下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盖悶其溺必欲拯之哀其飢必欲救之矜其不得所必欲濟之是皆公天下爲心而不獨施之親近仁人之用心固當如是也今閤下居經綸之地致贊化之功一國之溺者飢者不得其所者皆仰其拯救濟恤閤下之愛固當博也情固不專也然古人有言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閤下果欲如古仁人之盡其心則孰爲當濟而孰爲不可濟也盖思所以拯救之道乎某少孤鞠於外氏稍長讀書爲文出入科選謂功名爲

可以至[illegible]身[illegible]入中[illegible]常[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心遑遑[illegible][illegible]

鬢髮早衰年過五十始參司馬之試猶且不計衰老來遊大學大臣見而憐之乃得從事於末班俛首奔趍自丁亥至癸巳凡七許載經十餘薦皆不利低佪之頃又失偏親草土餘生僅屬微喘來日無幾然而自以爲男子有意於科名而不就者偶有他岐之可入則猶可少伸平昔之志積年從仕之勞一朝廢之玆不亦悶矣乎以閤下素嘗憐恤屢進門庭接待不倦誨諭殷勤不與之絕而曲賜優容閤下之哀之悶之矜之不得所者可謂至矣三秋入城已迫季冬窮既

極矣困且甚矣而竟不得一薦是亦命矣然閤下必欲拯救而不得耶以閤下之仁有可致之力而嗇於一言之薦遂使南荒老夫邅屯於萬里之外寒餓蹙迫不能自存愁歎而空還則與古之仁人用心行事之得失爲如何也伏願閤下少垂採納焉謹昧死以聞

序

學專上人詩軸序

六合之外人孰而知之其或知之人孰而言之其或言之人孰而信之其或信之人孰而見之位乎其內

者可知已蒼蒼乎帷天爲大而地包乎中人生其間
是爲三才觀天之神道與之流行而不息者莫如水
俯察乎地理則與之悠久而無疆者莫如山而吾與
之竝立焉水宗于海山宗于嶽而其所謂岱華衡恒
者吾不得而見之矣水哉水哉弱者東而西黑者北
而南四瀆九川舉天下之水罔不歸之而其注也必
于東東之海信乎其莫盛也以言乎五行則水居其
一而其爲大也莫是之爲盛以言乎四時則春爲之
長而東實其方焉以言乎三辰則日爲之君而又是
之自出其爲海旣莫盛於東而時之長辰之君莫而

由是而爲之君爲之長焉其所包含停蓄之氣像抑必有大異乎常者其中之雜國若搏桑日本耽浮羅琉球渤海黑齒之屬有不可勝紀其必有聚其德而鍾其靈以名勝著於天下四方者吾皆不得而知之矣惟我朝鮮雖古稱黑痣之地而其疆界接連上國只以混同江一帶爲之內外焉箕子不臣于周而受封於是邦宣父轍環於天下而有欲居之志外至燕齊秦漢好事之君亦自有倔強夸大於中國而陰宇內者莫不引領夷猶以求至乎所謂三神山者而帶方之方丈與焉其亦異矣國之致崇極而享犧幣于

封內者莫尊於智異跨湖嶺二路之東西爲一邦之巨鎭鄕所謂三神山之方丈者是已中州之蜿蟺扶輿旁礴而鬱積以見稱乎韓子者吾未有以信其必然而名標於奇紀播詠於詩史者此亦不爲之無徵焉海之盛山之靈魁奇而迷溺者容或有藏秘於其間而未聞其有以言於我也余嘗受符雪山沿牒州縣路訪友人於茂松之禪雲山其山人曇華發一軸示之卽有序若詩其爲文跌宕汎濫抑揚捭闔援儒推墨可喜可愕有可與莊列並驅而爭先其發諸吟咏者亦雄贍足氣力余於是乃知有靈觀師也惜

其不能與之講說孔顏曾孟周程張朱之學天理人倫之正日用事爲之常剖析乎毫釐之差研覈乎是非之眞黜其幽深慌惚艱難阻絶之見而歸可據之實地數年來余且病矣南嶽鵝湖之遊邈乎其吾誰與從有傳師亦嘗追陪於慕齋伯叔兩先生之廬其不得承緖論於謦咳之餘耶余亦慕齋之門人也於我心有戚戚然鋤爾稊稗熟我黍稷盍各自勉之有其徒學專者氣專而容寂往還於余者亟矣而不厭殆亦所謂進之者與呻吟之頃遂書此以贈之歸示汝觀師亦將有感於斯

己卯諸賢帖序 生手筆本以正之

竹溪安君琢收拾其先君子同志之往復者合若干紙緝成一部與舊藏賜養監縣時贈行序詩帖共爲二褒屬麟厚以文之麟厚惟尊先生孝德高風人所景慕其相與談論經傳講明道義偲偲切切覯善輔仁雖未得卒行其道至今學者往往私淑見聞而不迷其趨嚮可謂盛矣安君早承義方學未大成而先生下世矣愛其所愛敬其所敬余於緝是編也見之矣夫（舊本無夫）文章之於道末矣而簡牘則又（舊本作九）其末也然由其末之茂而可見其本之溁觀其達不滛窮

不挫信愛之義謞乎其終始無間規箴之益不替於危迫之際先生之所得於其間而相與之眷眷者益可知已今安君朝夕捧玩手澤尚新父師之敎其敢斯須忘耶方且沈潛經傳探討道義夙興夜寐日新厥德以求無忝此麟厚之所以益有望於安君也嘉靖己酉七月日河西金麟厚謹序

記

平泉莊記

洛陽城之東有地焉山奇而水淸土曠而夷平原一望延袤十餘里其始也擁蓬茅雜樹木禽棲而獸伏

墾而種禾黍者焉余於暇日巾車言邁偶適于此周廻顧眄便成卜築之計於是乃芟其荒而剪其條又出歲俸錢若干緡以償其居若田遂因其高而爲臺廣其窪而爲池平其敧側而豁其湮阨乃以起樓而立閣冬而居突夏而處亢於春於秋皆各自有其所焉而四時之候朝昏之景莫有逃於吟哦徙倚之際風廊月榭雨砌花墻可堪以永日而優游矣乃復旁求遠索聞人之有一花一石之美者莫不齎金帛而往買之聊以爲戲玩之資以及禽珍獸奇雖出於遠

邦之所胎卵者亦必爲悉力以求之千形萬種各異其聲色而皆足以娛耳而悅目身雖累於簪組而其放情肆志逍遙寄興自以爲曠天地莫吾能若也時時置尊壺宴賓戚彈秦箏鳴趙瑟撫綠綺之琴而歌遶梁之曲醉之以鸕鷀鸚鵡之盃秉我明燭繼日以夜陶陶乎信可樂也然而思古之賢人達士有或頤神散意於山林間者務皆從簡約而不煩治石田結草舍不干世念與山禽水鳥而相娛戲豈必用重堂複閣雜取異物聊以蕩心而喪志也客有執爵而前者曰今子以文武之材值明聖之遇其勳功位望自

子猶謙退盈而不欲處兢兢然乃以爲戒子常用此心以守之則其長享富貴之道乎余於是叙其事以記之而且念夫人之於世生浮而死休百年之內區區焉以爲己有者不知百年之後竟爲何人之所收取乎吾之子若孫苟賢而有肯其堂構之志則吾魂魄長逝之後亦庶幾保守於數百年之間矣爾等勉乎哉因書諸堂壁間以傳示子孫云

跋

孝經刊誤跋

孝者百行之原而爲仁之本也天叙五典父子居一
秉彜之性發於良知有不能自已聖人因人之所固
有者卽其親親之道養其愛敬之實其爲教爲學不
過自此而推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盖莫不然而司
徒之教其詳不可考矣孔門傳授幸存此經而其爲
書原始要終使各隨其所處之分以盡其職之所當
爲曾子之養志歸全死生無憾者正惟有得於此故
先儒之教初學必以論語並稱而目之以經者豈徒
然哉傳者旁引曲證多失本經之意而時有格言又
頗爲後人所亂分裂增損無復統紀至宋子朱子始

升其誤而又嘗欲作此夕傳矣其不遂立傳者似有意焉觀其輯小學書也以愛親入孝爲立教之先而於明倫一篇則刪經之繁文以爲父子之通論而繫之以悖德事親之章終以五刑章之起語結之而廣之以嘉言實之以稽古善行則論孝之道無有餘蘊而後及於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則大倫之目乃備若傳之論事君則君臣之義也三可移爭臣爭友爭子等語不專指一事故總叙於五倫之下至於敬身則敬親之實而經所謂孝之始也敬身以事親敬心以事天仁人孝子之用心一而已讀是經者其不但取

足於斯而必以朱子之書爲準推類以盡其餘以及乎事天之極功而後已則三聖賢用心之一致其亦庶乎其得之矣而進之大學以發其義理參之語孟以盡其精微會之中庸以極其歸趣達之六經以窮其變通則有以讀天下之書行天下之事而立身揚名以終其孝者豈不恢恢有餘力也余監玉果縣方欲刊行此經以訓童蒙友人柳君希春以言官罷歸搜其行篋得進講本一褁卽謄授刻僧天印鋟之梓未幾余以病去職越明年丙午夏六月中旬後日印畢刻以來視故爲之請於交承李公公輔而歸其當

以齋于鼎中　河西後學金麟厚謹誌

大學講義跋

朱夫子常自言平生用工專在大學而於其書有章句有或問皆所以發明其義而又有講義一篇乃夫子爲寧宗講官時所編進者也伏讀其篇大槩皆章句或問中語而間有詳略其命義立說無不關於大體切於日用坦易明白雍容不迫雖未敢驟語以淺遠而所謂淺遠者實未嘗不在其中優游涵泳自令人有得處首言小學大學之義繼之以天性人倫之本然氣稟物欲之爲害古今學術之異聖愚生質之

分開卷了然無俟講說其於人君進德學者工夫循循開導勸懇切至有若論經文前後兩章之結語及其總說與夫明德新民之義克明顧諟湯盤衛詩之旨條陳總括發明痛快有非或問之所盡者新舊邦一節歸重於人主之一身警策激勵無復餘蘊至於誠意一章則別爲訓義丁寧反復益加詳密蓋明德者天之所以命乎人之理而人所得以具於心者也其爲命未嘗不明故其爲德亦未嘗不明其爲體未嘗不善故其爲用亦未嘗不善至善之云者明之極也方其未發寂然不動無所偏倚以爲一身之主所

諸仁義禮智之性存以立其體而萬殊之一原者可

知矣及其發也隨感而應無所乖戾以通天下之故所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視聽言動容止衣食之節有以達其用而萬物各具之理可見矣各具之理卽一原之理也故推之而無不通卽之而無不在本然之體純粹至善初無少異而其命於物也理不能不墮於氣理無明暗而氣有通塞質有偏正通之中有淸濁焉正之中有純駁焉其所謂淸所謂純者有未到十分盡處則一毫之私得以累之理爲氣蔽知爲物昏而本體之明有不能極其善欲明乎

善惟在乎知所以去其氣稟物欲之爲害而復乎天理之明而已其曰知無不至者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者其語意尤爲精切剖析於毫釐則有以妙其所具之理而宰其所應之物致謹於隱微則有以體其固有之善而全其本然之明夫子之所以致詳乎此而所謂當務之急也正心以下則雖此篇之所不及而節節工夫亦各有次第有不可闕一者欲從事於大學者必先就經傳正文字字句句逐節逐章熟讀詳味兼取

此篇大旨合或問參互考覈用力之多而融會貫通有以究其不盡釋者則所謂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者信有以見其必然矣其曰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功者自學者言之蓋不但博考而止耳竊嘗論之仁義禮智之德天命之性也人倫日用之[illegible]率性之道也其所以去其形氣之私而歸于本然之正者修道之敎也格物致知以知止所以知此道也定靜安慮而誠其意正其心實有諸己而可推以及人者所以體此道也未知之必盡其所未盡己知之必至其所未至去惡之決而爲善之必內直外

方而人莫敢不正者所以强此也戒愼恐懼敬而得此道者也放僻邪侈肆而失此道者也涵養本原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者固不出乎敬之一字而非夫子小學一書無以持守堅定以爲大學之根基在初學有不可以不先講也若其所謂敬者乃所以主宰乎一心綱領乎明明德以爲聖學之始終者同志之士盍相與勉之嘉靖己酉二月甲子河西後學金麟厚謹書

河西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河西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目錄

雜著

策四首

家禮考誤

河西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贊

高麗太祖眞贊

夢協海塔符著市鏡不顯其生神佑天命乃武乃文克明克仁撫勃優金絶丹取甄西嶽爲根北野其扃禮樂未遑規模自宏業創一三統垂半千遺像凜然監後光前

銘

斬蛇劍銘

乾坤孕秀山澤效奇歐冶百鍊巧殫精罷不魅遁影

水怪潛光秦人失鏡宇宙劻勷輪輝斗牛斂彩芒碭
猛𩕳頽脫雷騰電掣半夜一揮妖蛇失穴應刃糜碎
陰靈泣血芟姦刈暴孰我敢承雲披霧撤四海淸澂
倏然龍攄雄威遠仍悲哉始皇壓之何能萬人敵摧
矧矣棘於產鐵龍鳴其怪無徵壯哉是劒神明所憑
爲邦家寶罔缺以正降及季世太阿倒柄屠牛喻切
斬佞是仇漸臺之舉有光前休陵夷不掉九有瓜割
金刀死灰莫誅苞孽劒兮劒兮長終劒閣

頌

耕者讓畔頌 幷序

惟先公后稷[illegible]圖惟台公
劉起中古纘玆遂緒曰亶乃家傳國至古公始都
于岐之陽厥德不回誕生神孫克配彼天至澤旁
流暢溢區宇尚欽欽不敢自居奉朝廷愈謹皇天
眷祐福慶大來不可殫記姑取其碩美之在人者
以贊揚聖化極知僭妄竊自恐摸天地寫日月其
光明盛大眞不可擬議於萬一然其歡欣鼓舞感
仰神休自不知咨嗟詠歎之出於口者故敢獻頌
其辭曰
天生我后伯我西土恭承祖業萬物咸覩撫我元元

厥施既普士安其化民興其俗惟卿惟士揖讓其祿
有夷之行男女異列皤皤老艾不提以挈田惟多稼
既耦以耕執耜相須庸敢先行春日載陽禮讓諄諄
樂此生生萬物化醇風行雷動罔或有愆惟彼二君
相與爭田訟起靡決歷世彌年遙欽德義有來就正
忽覽我境以觀聖政羣黎百姓不爭以讓返駕相告
嗟我無狀爲君罔君愧彼周民爰瞻所爭已閒爲榛
悠悠令聞赫彼八垠萬國歸德謂父斯母漢之廣矣
棫樸維楨中林兔罝武夫赳赳於皇緝熙我拜稽首
不騫不崩維千萬壽

賀冊封　王世子箋代方伯作○辛巳

聖德重光咸仰吾　君之子　皇心載悅特優我

王之邦幅員齊歡臣隣胥慶恭惟誠殫事大道極體

元于時保之旣有此度度有恪承天寵也孰不曰帝

命不違永賴無疆之休益膺攸同之福伏念遠縻藩

野阻綴鷺班職供巡南材雖愧於召伯忠懸拱北祝

敢後於華封

辭弘文館校理箋

日月無私照天光下及於蓬茅草木有微情葵心上

切於霄漢兢惶罔措隕越難容伏念臣早以迂儒驟從近侍論思失職曾汗背於經筵輔養迷方重靦面於講院恩彌隆於海嶽報未效於涓埃哭勳華之未幾失怙恃而無及攀號隕絕頓無望於生全疾病支離幸僅免於死滅心熱扇而上痞腎冷激而下虛齒髮浸以摧頹形神日以凋奪歲月逾邁徒抱犬馬之誠記問昏忘奈申帷幄之命累 三朝之殊眷豈一介之堪膺矧親養之永違忍身榮之獨享雖欲孝誰爲孝也怛風樹之不停父生我母鞠我兮哀蓼莪之罔極顧涣渥之踰分履霜露而增傷伏望 主上殿

松楸掄俊彦以改除亟收成於綸綍爵不僭於朝
願獲伸於田廬臣敢不激昂桑榆罄竭芹曝在陋巷
不改其樂縱未窺顔子之明心處江湖而憂其君竊
庶幾宋臣之大節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
至

謝 賜食物仍命病愈乘驛上來箋

綸音至再恒懷違命之憂玉律纔周又荷非常之寵
榮踰分外懼溢情涯伏念臣學未及人才不適用名
浮有恥已誤 二聖之殊恩病懶無能復辱 睿眷

之特異雖未亟乎趨謝詎敢忘於生平屬舊業之傾
頹仍累世之災患維風及雨慼祖先之靡依白露爲
霜哀享祀之無所計巢鳩之同拙疾扁鵲之難醫終
致屢空之言上徹蓋高之聽曾是不意命方伯以周
窮益所未安傳驛路以遞騎情罔措乎進退感旣極
於幽明玆蓋伏遇 主上殿下日月照臨天地覆載
俱收並蓄不遺尺寸之或長發政施仁必先鰥獨之
無告不愛曠世之隆旨謬及荒野之餘生臣敢不鼓
舞仁風涵泳聖澤精誠眷戀託南雲以自陳疾病支
離瞻北辰其何許臣無任望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

啓

謝柳氏納采啓

一路追迹夙仰聲氣之同萬里通神遂講婚姻之好及玆幸會良慰病懷惟令子義方有聞旣愼好逑之擇而惷女德容未習亦願吉士之家飭禮幣而忽臨枉㒘書而遠曁吾衰已甚適增舐犢之悲之子于歸儻遂乘龍之喜其爲忻荷曷可愈云

上梁文

大麥洞新營寢堂上梁文

兒郎偉金鰲縣界大麥阡頭窮谷深林久作煙霞之窟連墻接屋儵爲稻魚之鄉既川娟而山明又風淳而俗厚人多壽考歲少凶荒親衰倦勤曾屬望於起廢兒癡裕蠱未奉意以營新已無及於目前徒遺恨於身後顧惟孤露幸全餘生是以方寒未終遽徵工而舉事及祥而反庶奉先而奠居昧代斲之多妨信欲速之不達梁先撓廟瓦未茨堂歲再周而靡成人疲久役匠累更而始得室暑見功伊祠宇之稍完迺寢居之改作矩繩則直棟楹其室將家衆協心免譏道傍之舍而地靈無砧承庇林下之居作爲歌詞舉

兒郎偉抛梁東篆竹猗猗映碧空廟宇有成神在[illegible]

兒孫終古錫無窮

兒郎偉抛梁西一帶南回碧玉溪日夜東流終及海

休言聖路不能梯

兒郎偉抛梁南觜珍雲接錦城嵐盈疇禾黍秋方酣

閭井年年聖化覃

兒郎偉抛梁北魏闕三千瞻斗極皡皡當年堯舜民

江湖不隔長天色

兒郎偉抛梁上海邦自古多卿相兢兢惟守世簪紱

有本從知枝葉暢

兒郎偉抛梁下享祀春秋及冬夏子孝臣忠弟敬兄誰知仁義元非假

伏願上梁之後尊卑和順室家康寧歌於斯哭於斯每無忘古人之善禱祭以禮婚以禮永不失先王之定規以勗師而有常于時保而匪懈

祭文

祭尹士栗文

自君相識且餘一紀幼長追隨惟業與比偲偲切切嗚乎和爾百年肝膽謂相終始奄然夭札君胡至此

清癯俊越非郊則原落落新齋有摳其門秀然眉宇
奬遇彌敦中投橘亭千里徒奔公篤其志許以講論
業雖未卒其意可尊天假之年洋溢詞源尋常千百
敢望藩垣風鵬未舉竟守溟鯤秋風三疊使我心寃
嗚呼哀哉惟君薄命幼失慈母有天之高無地之厚
學問師友飢寒奔走風窻雪榻病中腋肘既愈復發
積歲斯久于未之年以砭以灸治乖餌誤暗傷厥壽
玉折蘭焚未發其有嗚呼哀哉泉石襟期君與我獨
山陰夜雪沂上春服有興登探巖崖溪瀑杳靄蔥龍

嵐蒸露沐龍飛鳳舞偃蹇騰蹙有瀨其泠有集其矗
奇音異羽野花古木徜徉終日凝神注目有泛長川
泓澄渟滀傍花隨柳沿洄往復扣舷吟風皓月盈掬
尋師山郭課製州牧窮湖涉漢向順道福路遇勝境
天開神鑿同吟共賞移寒變燠鳴琴雪月庭樹横屋
雨漲前郊狂波走陸時乎不留已矣難逐昔焉談笑
今焉痛哭嗚呼哀哉往年冬月我覲于庭適我還日
君已南行歲暮冰雪難以于征遂闕馳省緩至洛城
及君歸寧但聞其聲指秋爲期猶來(一作未)合并莫春
得書有自容兒前月廿四君隔幽明投書痛怛如欲

無生且信將然不能爲情屢[illegible]

人世倏焉夢驚區區得喪忽忽枯榮浮雲柳絮曷其能評以此益傷心裂腸傾嗚呼哀哉余賦二鳥言旋故里路中行窘未入奠跪一心耿耿君其知矣旣返于門旋往趨鯉歷時因循一至於是自君在世知吾行止君其恕我我猶知恥經年悵別十朔哭死吞聲惻惻不知所以行吟語笑琅琅盈耳追尋面目欲見無視君念我懷其將何似嗚呼哀哉君之餘巧妙智萬變神機獨運規繩不偭雕琢天成我榻有硯裁割新編我篋有卷及餘什物惟君是編往往手跡今猶

宛轉人亾物存有淚如濺嗚呼哀哉君懷怛然本無畦畛不事拘檢放以天眞許我特異有同天倫至誠欽愛舊而益親贈有書戳不慳其珍若姊若甥情義與均有顏斯怡無有或嚬詠諧極樂朝夕誾誾數月不見已離形神髣想昔歡今其曷因嗚呼哀哉玉樓重修君秉筆兮三十人間萬事畢兮豈有我室如琴瑟兮豈有兒息終繼述兮春闈末老棣又賓兮送終追遠尚無失兮將逮君宅辰之吉兮鬱鬱佳城靜以謐兮賦隧樂融侍萱室兮伯兄大妹共追師兮保佑生人無病疾兮死生康莊或可必兮探環樹穴且有

祭崔新齋文

維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越四月甲辰朔十四日丁巳門人進士金麟厚謹再拜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新齋崔先生之靈惟靈高山大壑龍虎之姿長身美鬚神骨魁奇偃仰流波天絕磷緇豁然雄放風月襟期詞傾三峽氣蓋一時落筆乾坤風驚鬼馳金繩鐵索上抵軒羲悠揚行草羽毛䙰襹豪橫縱酒跌宕鬪棊彎強發勁無適非宜始冠遊都柏梁之詩試于司馬名在榜眉怒起垂天決乎南爲突兀瀛洲章

彙陸離九遷華省棲息鳳池遭時勇往許身皐夔經綸遠志肯務汚卑摩犄一發竟抵險巇歲丁單閼愍焉孤羈索居丘林與世相遺愛彼壺觴吟嘯以嬉忘懷得喪付之一炊尚念魏闕清洛之涯爰及高堂鶴髮甘垂桂枝延衍白雲遙思萬里炎凉踰二七朞韶顏已皺霜滿于髭勑放故里宸眷以施斑衣戴舞凱風還悲疾成羸憊身未脫衰天何不仁而遽奪之昔余獲見丁于亥支載酒黔中相遇不疑快談千古囊篋旋披二三君子與相追隨黃昏一試賴此大醫下掃衆作獨講屈詞二十五篇歷歷肝脾內激哀怨外

忍宗國將胥以危狂吽示號鬼神其知千年紫陽非
子雲誰嗜逾篤參明析毫釐亦曰斯編有助倫彝謳
唫點掇曲折委蛇優游飫沃理順心怡陟高臨清花
塢柳湄從遊累旬所得不貲逮茲有成非訓曷資爾
後不繼時歷歲移始獲一至亦其暫而猶將卷軸品
題黃驪短韻長篇蠖引蛟蟠刻磨麤糲借與毛皮點
粧嫫鹽得列西姬[illegible][illegible]笑諭惟日孜孜護短扶長望
駑以騏怪我汗疎更之歲蘖見許特異如鐵遇磁鏚
蓊斯疑幸茲駭癡禰舍國學適售有司經辛及壬慶

禮旣罷至廡將命竢于門握輕衣曳杖出先解頤曰吾新來今且何居官池東閤海棠滿枝臨風告别飲啄依遲溪山路阻林麓蔽虧越明年冬天脫係纍依然破屋帶以疎籬拜門驚喜笑語熙熙堆盤海介卧壺倒巵首言衰朽雨露復滋漢庭雖遠敢忘恩私敬保餘生傾心藿葵次言比者慈病且彌得有今日出入扶持室家康寧燕及僕兒末乃屬余和以塤箎或誦古作提耳指撝斷雲歸鴉斜日半規平生江海此其永辭靜言思之心隕涕泗痛壽數載川嶺逶迤飄泊東西跡絶屛楣吊疏再發皆沮中達益慚無狀靦

落峯摧若之何其新居未落念彼孤嫠薄命之作重
我齊洛人生自爾行止有縻殯未臨次窆不導輀祥
期奄至且未躬祠遠供薄具爰侑以玆載念今日亨
嘉有基梟狼旣磔公論在斯士氣駸駸續乎方隱向
來羣傑聯翩羽儀獨未有年見此淸夷不歎增傷吾
道之衰惟應精爽配神與祇超氛得一箕尾是騎東
窮暘谷西薄崦嵫雷車日轂玉鑾雲旗高馳遐舉氾
濫赫戲俯睨塵寰悵然以唫攄賦此一章神其來祁祁
尚饗

祭趙景任文

維嘉靖十九年歲庚子二月甲子朔丁亥進士某謹以酌羞之奠祭于亡友趙君之靈君之猶父爲世碩儒志存經濟不事近圖激揚頽波擬致唐虞時乖命舛飲恨長吁君時尚少及承指受蘭薰玉粟易直和厚偲偲切切善我朋友見人一能如己斯有聞人一善喜不容口儼乎有持確其有守顧余駑緩幸厠一牓許以肝腑諄諄開奬相觀而善賜何敢望庶幾鞭策一其趨嚮天胡不仁而遽至此甲午冬月聚于泮水齋居左右朝夕相就好言相與情意益篤相逢海

談君反先違親慟曷堪前年游學歷冬徂春君居且
邇來往斯頻既醉既飽和樂且湛四月維夏我還于
南圻眙軒楹零雨其濛賦詩相別憂心有忡秋來發
解君奉晨昏遠于關西相隔晤言尚期後會歡娛有
時誰知一別便爾長辭肄業山堂元禮有書報以君
訃虛歟實歟謂天生子初有托付不幸短命誰識其
故入城而聞果知非虛一過君門拜此靈居載悲孤
蓼心焉如隕且聞有日爰發其引敬修薄具于以祖
行知乎不知漠漠幽明神其來哉庶鑑余誠尚饗

祭梁氏女文

維嘉靖庚戌十一月庚寅朔己亥乃父某銜哀抱病于喪次遠具醴餅送奠于梁氏女之靈汝之生也旣順而貞汝之嫁也能靜以承乃生男子喤喤載路六親咸慶矧伊尊章飮食失節邪祟旋嬰庸醫妖巫慚痛不慈內厥夫家古今通義自克者鮮在哲或難于何有得是重是切抵死諄諄音猶在耳拜舅廟見汝曾不及災荐襁褓俗云義絕眷眷一念豈欲其遠女子有行惟適其從汝旣知止寧間存亡汝病之辰不得手撫衰麻在身恐妨嬰孩汝病旣殆視之無及陽

豈有他大故方罹慈親哀疚徑情輕生有所不敢今又天寒路遠不克臨省以一訣嗚呼哀哉斂殯葬祭允惟終始姻恩偶義汝自知之汝之姻親皆吾通家舊好連墻接屋藹然有忠厚之風其誰欲薄汝者乎且昌平爲縣實汝母黨之鄉四顧無非族里汝之歸也益不爲無聊長號送哀我情曷已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銘

先府君墓誌

先府君諱齡字仁老姓金氏慶尚道蔚山郡人先世

在高麗累封君至末季猶顯及高祖諱穩仕　本朝
官止密陽府使妣淑人閔氏葬于長城子孫因家焉
曾祖諱達源司正妣李氏祖諱義剛直長同正妣洪
氏考諱九金潭訓導妣稷山金氏　世子左司經知
孝之孫女以成化十年十二月辛卯生府君三歲而
歸于宗朴氏姑無子鞠之既有知外家且十里往來
省侍致養無不至及長委曲遷就卒得迎奉于私室
後數年金氏卒喪除每有薦哀哭如初繼妣朴氏沒
於癘疫諸弟尚幼府君入奉襄斂無憾生辰令節拔
貧營辦盛致鄉父老務極親歡嘉靖十一年丁外艱

下比葬極寒上下監省不以風雪少懈致美乎祠宇
尊心乎祀事祔朴氏姑以班極其情禮訓導公末年
以彥陽金氏居其終也奉遺意爲之喪既又配享之
如儀諸弟妹皆與府君異母友愛終始無間雖賤庶
之頑悖者猶恐傷其意二十八年在淳昌秋病痎瘧
八月壬寅乃瘳辛亥夙興例薦歲事臨祼獻且不克
爲禮月餘疾遂作寢以日劇十月戊申朝起執麟厚
手只以不得歸奉祠墓再三丁寧淚亟下號咽不自
勝己酉卒年七十有六府君聞人有善喜形於色隔

世歆賞如身親見之橫逆之來不強與之校財雖已
分所當有人有爭輒推以與之無悔惜自奉甚約於
世俗華靡事退然若無所容措敎子孫未嘗不懇懇
於勤謹誠信脩身順命之說人之有疾病死喪救藥
周卹咸盡其情金學士溉少小比隣同業哀毀致疾
浴于西海遂不救柩還惟幼孤子然隨輿後府君獨
出迎中路自遠痛哭護歸于家剛而能柔老益慈恕
目前僮使無一不察其飢寒不喜咎扑諄諄敎誨勉
其所不及以至畜植之微無不欲遂其性十一月庚
申返葬于長城家西南願堂洞面南之原歸之日望

[illegible]

侍中璵之後父諱勣安陰訓導娶天安全氏生夫人於成化十二年五月己酉年二十有五歸于我先君性仁厚安重逮事舅姑更歷諸母處女妹叔娣孝順諸翁有人所難能者奉養祭祀必誠敬輔先君必以道有所怒必爲之寬解[illegible][illegible]犬馬不輕毆訶麟厚平生不能惡言詈人衣食無所擇教使之然也待婢妾有恩而無忌嫉爲智巧之私無所用其心晩歲擔石屢空而急於濟人施予無少靳門內之治雖細必親紡績之勤至老不衰麟厚早違膝下荒墜訓戒愚戇疏

迂不適時用貧病困蹙無以爲養而先君及夫人處
之裕如未嘗以得喪榮悴爲欣戚先君卒之歲夫人
隨在淳昌先有疾越明年秋始奉以歸三十年六月
戊午朔卒亦年七十有六九月丙午從葬于府君異
穴同兆男麟厚嘗從侍臣後乞養蒙　恩出補玉果
縣監居二歲病罷女適士子盧宗孫男二從龍從虎
女四長適趙希文權知校書館副正字次適梁子澂
方業儒次尚在室梁氏女及季夭不孝子麟厚攀慕
號絕敢叙次姓系志行梗槩以埋于壙南又請銘于
今善山府使宋公純以表之昊天罔極嗚呼痛哉有

通訓大夫楊州牧使金公墓銘

金太容諱若默稟貞剛參學識服師喪嘗兄藥荐兩憂終始恪庚子秋亞文牓訓學校士多鬻歷郎官宰韓楊老得養民知方明勤簡又慈祥績上聞承寵光題燭淚見如傷缺楊政才二日疾乃病正以卒娶尹氏驪江源鎭安女壯元孫配德音妥一原男有二福慶億朴而萱女所適公之舅天官宋舊注書有先頌可於斯孜宗統監玉果金麟厚早連袂同志久此爲銘垂不朽

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朴公墓誌銘 幷序○別

公諱守良字君遂泰山縣人少受學於鄕先生金學士漑沈潛勤敏未嘗一字放過出入塲屋不挾一卷書爲文詞有法度選正德八年進士九年中乙科第二名入成均館分教廣州州學金公世弼牧于州嘗與爲國學師生特愛公專精好問及是論文講學亹亹不倦越明年移入承文院自副正字至博士階宣務轉成均典籍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出爲湖西都事兼春秋記注官佐孫公仲暾秩滿遷刑曹正郎兼館職如故拜司憲持平往來秋官者三移郎于兵以

惡考終制拜獻納歷掌令奉常僉正司諫司藁副正
十年以司成爲毋夫人又辭歸守寶城郡踰年而以
司藝還朝又爲司成及内贍軍器寺正十五年判校
承文院兼春秋館編修特陞通政大夫兵曹參知拜
承政院同副承旨兼經筵參贊春秋修撰等官次遷
左承旨又命加嘉善拜戶曹參判事在十六年出按
咸鏡道三移病改軍職尋爲漢城右尹同知中樞府
工曹參判又移戶曹十八年由都摠府副摠管復參
判于禮曹又乞養拜潭陽府使盡三年仍留侍二十

一年大夫人終服除朝命累下而病偏頭重聽不克
仕實　上卽位之明年二十五年始以上護軍拜命
進階資憲知中樞府事賞清德也歷漢城判尹刑曹
判書二十九年拜議政府右參贊兼知經筵義禁春
秋事五衛都摠管三十年朝廷擬本道觀察使推崇
秩可鎭服者卽命公帶京職以兼之一年入兼都摠
管再以判尹還右參贊改戶曹判書又爲判尹三十
三年正月庚申以知中樞府事病卒享年六十四計
聞　上爲之輟朝二日辛未遣禮官諭祭其文有內
實有餘外似不足家無餘粟益用嘉惜語命有司特

進講以啓也公簡重愼密以禮律自居自勝愈強而
退然如不勝衣有文而不露酒無定量剛制不亂與
人不爲翕翕交居鄕惟謹常以止足爲戒其在潭陽
母夫人患痢且劇躬自湯藥衣不解帶者數十日取
嘗糞甜苦疾因以瘳服喪勤禮步不出墓廬之外既
免猶切切不已以有宗兄奉魂帛自隨朔望齋祭極
其誠敬爲全羅監司也直抵齋廬瞻掃封塋上下周
省卒無惰容行成政修而移治于官所在無不擧其
職非其義也人不敢以一毫及之立朝三十有八年

以至卿相無數椽之宅壬子冬　上又褒廉謹臣僚錫宴于闕庭給物有差酒樂皆用一等且命從容醉罷至暮歸以宮燭有天災邊警恒以爲憂常語二子曰我自草澤濫陞八命榮幸踰分我死愼勿爲請謚立碑二月丙申發還于長城縣以五月庚申葬于孤丘先塋之左丑首未趾之穴曾祖禦侮將軍虎賁衛大護軍諱文雅贈通政大夫左承旨兼經筵修撰官祖宣略將軍諱賢孫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考諱宗元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妣李氏贈貞夫人公娶通政大夫前行副司

義禁府都事次思睿豐儲倉奉事孫二尚敬尚謹公之姪孫甥吳大朴以都事之言托銘於族人金麟厚麟厚病且拙於辭無以發揚德美然義有所不得辭也敢作銘曰

金精玉栗畜內制外約奉卑牧不交于害榮窮祖先數畀身後昌勖哉承慶勿替永久

羅原君吳公墓誌銘 幷序○以下二首增

公之吳氏世家羅州有諱季眞高麗中郎將其後有諱穎達終益山郡事益山生進士愼中進士生嘉善

大夫兵曹參判羅城君自治　世祖朝討叛奴策敵
愾功是實生公公諱世勣字國楨中成化丙午司馬
選弘治乙卯承先蔭補義禁經歷公善書藝史材府
中有難事諸長貳輒以屬之公越三年以課遷司宰
主簿轉繕工判官未幾歷忠清江原二都事辛酉薦
授榮川郡守五年而陞通政筮仕僅一紀　中宗即
位之初拜富平府使府嘗葺於燕山弊甚　上引見
公諭遣乃正德元年丙寅也戊辰春丁母夫人憂服
除出守文川郡以疾還京甲戌正月二十日甲申卒
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公言溫氣和孝友廉介行于

生一女適宗室巳陵君鐵後夫人平山申氏有三子
長曰謙登嘉靖壬辰文科今進階嘉善襲封錦陽君
以故復追命公吏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封號以羅
原君次曰訒甲午進士次曰諒庚子生員女長適藝
文檢閱鄭光胤文忠公夢周之裔次適泰川縣監柳
健政丞廷顯之[illegible]孫季適龜山縣監愼弘齊政丞承
善之孫孫男七人彥厚彥龍彥麟彥麒餘三幼公沒
之歲九月二十九日戊子從葬羅城君兆次即羅之
贅珍山西麓坐艮向坤之原益公之遺命然也時錦

陽君亦尚幼後四十有一年甲寅因申夫人之葬寘
誌于公之墓銘曰
有作有述維德有鄰温温錦陽允矣爲仁爲師乃翁
于公有光我敬以懷追列幽堂

貞夫人申氏墓誌銘 并序

貞夫人申氏嘉善大夫羅原君具公世勳之妻貞其先
谷城人至崇謙佐高麗太祖配享廟庭以勳賜籍平
山府曾祖諱槩與黄喜許稠爲 世宗朝三公又配
享于 廟庭祖諱自準通政大夫黄海道觀察使考
諱末平宗親府典籤典籤之子錦早歷清顯官至吏

公議政府左參贊夫人幼養于外王母即左議政翼平公權擘夫人也以弘治戊申歲歸于吳氏夫人聰明精敏曲達女工雖幼時細微之事無不記其年月羅原不事營產夫人四十二而寡奉祭無所闕教養婚嫁咸盡其宜營貲買田累倍舊業夫人生三男三女男謙嘉靖壬辰登第今以嘉善大夫襲祖勳封錦陽君詡進士諒生員長女適藝文檢閱鄭光胤次適泰川縣監柳健次適甑山縣監愼弘濟季先夫人而早歿錦陽君爲養南平南原潭陽全州以至光州甲

寅五月十九日戊午夫人以疾卒于任所享年八十有二夫人從養五邑以二三女僕自隨惟事紡績未嘗有一毫非義之念精神志慮無間老壯是年九月十九日葬于羅州聳珍山西麓羅原君塋域之東艮首坤向之原銘曰

嶽降生神台鼎以世吏部克纘增光于裔碩人之歌奚獨專美配賢毓德以昌乃祉

雜著

李至男字說

李君至男氏篤學好問執大學比與余講論之卷末

半其所以相長者人少年已弱冠未有字余以爲至
字有至極之義有必至之義誠能擇善固執必求至
乎其極則至誠之道可以推致故始字曰誠之後乃
詳其命名之旨則君之生也適當至日誠之之稱似
有未盡愜者又改之以端禮而爲之說曰天人之道
不過曰動與靜兩端而已動陽靜陰繼善成性天之
道盡矣靜虛動直寂而能感人之道盡矣然而聖人
常本之以靜故天命之本然者全而動無不善衆人
常失之於動故物欲得以間之而易以流於惡易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乾剝爲坤

諸陽消盡則生生之理或幾乎息矣而冬至子之半一陽初動則動之端乃所謂天地之心而萬化之源於斯見矣善惡之幾亦猶是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顔子之庶幾乎聖人者以是而夫子於復之初九亟稱之以發明其不遠復之義所謂復云者卽克己復禮之復也先儒曰己者人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端在靜一而戒謹恐懼視聽言動念念省察莫不惟欲之克而惟理之復則幾微之發善端緜緜成性存存自不容已嗚呼至矣

誅沙門論

謹按史拓跋太武帝改元太平眞君之七年用崔浩言悉收境內沙門坑殺之論者或以剛正不惑爲快竊以爲過矣且魏主非眞所謂剛正不惑者也剛而不惑則似矣而正則實未之有也正也者中之體也動矣而不中則不可謂之正矣惟彼髡其頭緇其服以入處於山林者亦均是天民初豈有異於人乎哉旣均是天民矣則其所以迷惑沒溺於虛無恍惚之境而不自覺悟者固宜所惻然於中心而思有以救之也非惟不能以救之而刑戮加焉則將焉所覺悟而寃且不釋矣其可謂得其中而不失其正者乎曷

若明其敎化而道其良心以潛銷其非辟之端而自趨於正乎夫天之生人也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其字育之任治敎之責委之於君上三綱之道五常之德卽其所以敎之之具也而猶必躬行以習之心得以體之使自有以觀感而興起焉而其知之淺深與存之厚薄者亦必齊之以制度之精微品節之詳明則且將不善是恥而自無他歧之暇及矣惟其道不明於上而敎不行乎下故異端之荒誕邪說之紛紜有得以病吾治而亂吾民正道既明矣聖敎既行矣則何患乎異端之病治邪說之亂民也且況民吾

民也有見蚩蚩之徒不知名教之爲可樂而爲異端所誘淪入於夷狄禽獸者則爲君人者必自反曰我無躬行之實也我無心得之功也故人各自以其心爲心而不可與至於聖人之道夫如是則又何有於責彼而以至於刑戮哉若曰沙門之在長安者大具兵器事涉謀亂是乃自殄之幾也不若因此遂盡滅之以快其除僞定眞之擧則其在長安者亦當誅矣其餘則尚奚罪焉傳不云乎殺一不辜便不是王者事先儒有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實不易之公論也彼沙門者果能先知吾

道之爲可向異端之爲可背而苟焉以趨之邪旣不能知之則非其人之罪也從而殺之是亦不幾於罔民者乎先王有好生之德不忍人之政故其治天下猶運之掌也必且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以及乎萬民莫敢不一於正而亾有邪氣干其間者如是而猶或有不之率焉者則於是乎取其中之尤甚者糾之以亂民之刑而明正其罪又焉有不可者乎今也設罔民之刑而爲除僞之舉難以在上矣當其時寇謙之方見信幸旣立天師道場且詣道壇以受符籙則謙之之說果可謂合於先王之道乎又嘗

以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云則靜輪之構當
以萬計眞君之號歸於矯誣爲有甚於彼者而其於
道教也則汲汲然崇奉之猶恐其不及於沙門也則
必欲一朝盡滅之不遺餘力是猶明東而暗西避火
而溺水多見其不知類也雖自以爲不惑於異端而
所謂道教者果何物耶又其心初不純於抑邪與正
而特偏於快一己之私則又何不惑之足尚乎

佯狂爲奴論

論曰人之所惡莫甚於辱吾身而道之所存則君子
不爲之辱焉吾身之辱莫賤於爲奴而義之所安則

君子不爲之賤焉辱與賤存乎外而道與義存乎內則吾知立乎其在內者而其在外者吾當順以受之無入而不自得焉獨夫受驕奢淫佚天厭人困成湯數百年之宗社將移於異姓盡言敢諫有死而已奉先存祀有去而已既不至死又不可去則固當全其身而不必取其死之無益也守道行義而無急於去之無名也吾身之賤且辱有所不避而所存所安者初亦無待於外迹雖嫌於捨禮義而道固自若也事雖涉於輕其身而義未嘗亾也何以言之不可則止者大臣之道也與國同休戚者貴戚之義也況諫而

臣則無進言之路矣國無人則無可去之義矣當其
時天下歸殷久矣故家遺俗之承襲流風善政之猶
存先王之德澤洽於民者盖未嘗泯也人事遷易機
會無常或猶可以變亂而爲治轉禍而爲福則吾不
知其任天下之責者誰也豈不料其寧死而不見商
之淪喪也寧去而不待禍之及已也死而無益則不
以死爲是也去而無名則不以去爲屑也長思却顧
得其權而用其中宜莫若以道徇身以義處命忘形
於放曠服役於廝賤而惟處之安有所不辱此非以
辱身也乃以全身也全其身乃所以全其道與義而

終欲以全其國家也至於事之不必濟時之不可復
者非其所豫慮也事有或然而時有適至則不死不
去而甘心於賤且辱者豈其他哉世之人或只以全
身為至而不察於道與義之所存所安則何足以論
聖賢哉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明夷利
貞其至矣乎謹論

策

問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說者歸之於氣化人
事開闢之初氣化未衰以堯之聖人事未見失而
有洪水之災何歟周公伐紂頑民屢叛氣化未盡

盛邪孔子有聖德而不能化當時人事未盡得邪
孟子放淫辭息邪說自以承三聖者其功果不在
三聖之下歟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孟子距楊
墨邪說不得作其致治之法垂後世而後世之治
終不復古何歟說者又謂佛氏之害甚於楊墨亦
有辭而闢之者歟氣化不能使人事不失人事不
能使氣化不衰二者不相參如此何歟使氣化恒
得其盛人事恒得其常其道安在願聞其說
對愚嘗於蓬蓽圭竇之間研窮經傳參考書史蓋嘗
有疑於天人之際古今治亂之機而欲辨焉者久矣

今承明問偶有及此愚雖不敏其可無說以對竊謂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理則可常而氣則不可常理無一日亾亦無一毫欠缺而氣有消息盈虛之不齊氣之所存則抑可謂之理而亦不可専指乎理也人事之未盡則氣化勝氣化之或然而人能修人事以濟之則人事每爲之勝而氣化之不容焉理之有常者此也在昔帝堯克明峻德而黎民於變其治道無以議爲而尚亦有懷山襄陵之患未免下民之其咨周公相武王除殘去虐而殷人之逆命者有之孔子以天縱之資而不聞有行道之效於當世孔子沒而

有楊墨之說惟孟子距之孟子沒而有佛氏之害闢
之者何人是皆執事之所宜問者也自開闢之初有
生之始治亂相因至於堯則氣化之盛亦既極焉而
不容不少衰也其天之降災豈由於人事之有失乎
惟其不以氣化之盛衰自解而其所以自反者愈嚴
故得禹而治之使生民去巢穴之虞而復平土之安
初不敢委之於天數而人事未嘗不修也殷之餘民
染紂之惡未能卒革以從善且當其時武王崩而成
王以幼冲嗣位人心易搖而前王之德不敢忘則服
之難故久而後定亦何與於氣化邪而終至於刑措

不用囹圄空虛則向之未服者蓋未嘗不服是則兼
人事氣化而盡得之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大
道不明於天下雖有聖人莫有知而用之非惟不得
位而有絶糧要殺之不期其身之不能恤其於化天
下也何有朕而觀邪說暴行之有作不得已而作春
秋使天下亂臣賊子知有所懼而作百王不易之大
法雖不能振當時氣化之衰而其所以遏人欲於橫
流存天理於旣滅者其爲功實有賢於前聖矣至於
楊墨之說惑亂吾道昡瞀羣生其禍將至於無父無
君之極孟子生於其間恐人心之陷溺而終不能救

也濬撥而力排之使不得貽患於天下後世揚雄所謂辭而闢之廓如也韓愈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且彼佛氏之入於中國其來已久而其言易以惑人其爲害濬而難辨天地之氣化既衰而世無明君良臣以討之至隋唐而極矣有韓子者出毅肰而麾之終至於貶黜而不能救蓋其見道不明而拒之不能如孟子人事之不能盡而氣化之尙何濟乎執事於篇終又敎之曰使氣化恒得其盛人事恒得其常其道安在愚之意以爲氣化之在天者固不可必其常也事理之在人者苟能常得其宜而不失則在天

者又安有不應也肰亦在乎上之人躬行心得無一毫之不盡肰後通乎神明格于上帝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肰而君不能以獨主故堯必得禹而後致平成之功武王有周公之相而成丕承之烈臣不能以自專故孔孟有德無位而不能回唐虞之治當今有堯武之君而無大禹周公之臣此固吾儒之所深耻而有孔孟之不遇者愚不信也明二帝三王之道而行孔孟未行之事輔 聖主而參化育者其必自廟堂之諸大人始謹對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庭之訓首及於詩則詩

之爲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邶鄘衛皆衛詩也而分爲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繫之豳黍離平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鳧鷖亦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無刺厲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俱刺康王大小雅俱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侯

耳曷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曷
爲而列於周之末乎此頌之不能無疑者也學者
豈徒習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疑
而究其義斯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凡幾國
大小雅之正變者凡幾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
者何義諸君聞詩久矣必有起予之辨

對窮經將以致用也苟或滞心於章句之末則亦奚
以學爲夫詩之爲經有邪有正有美有刺而俗尙之
美惡政治之得失國家之廢興靡不畢備文王之時
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其風化之所

由本則文王也邶鄘二國爲衛所滅而地入於衛故其詩皆爲衛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子朱子亦嘗疑之矣唐帝堯之所都而叔虞之封也舊號猶存其謂之晉則亦出於後世之所稱夫子之編詩則益因其始封之舊號爾七月之詩其所述皆后稷公劉稼穡之艱難而豳乃公劉之國也及其王室陵夷敎化不行於天下則雅亾而爲列國之風焉嘉魚燕饗之詩而鳧鷖受釐之作則指意雖同而其體製音律之長短緩急不能無大小之差也宣王中興之王也而至於與不急之兵以致王師之敗績則又孰能無怨幽

厲之惡固未嘗有異而小雅之不刺厲王者非其無可刺也以無其詩也且凡詩之善未爲法惡未爲戒者夫子固已刪之矣則康王之時雖或有詩而意或在於所刪之中也況康王之頌又見於淸廟之什則康王之詩雖不見於雅而其德豈爲無可考歟周公有大功於王室而成王賜天子之禮樂以祀之魯之有頌蓋始於此而夫子魯人也不得已而存之耳夫豈不知其僭哉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而以賓禮待之則所以繼絕世之王也旣有以承其宗祀則又焉得無頌此亦周家忠厚之意而夫子存焉者也且二

南之詩風之正也邶鄘以後風之變也雅之正則
義卷阿而上是已至其變則六月民勞而下是已周
頌本代之詩而魯乃周之諸侯也故次之商之所以
次於周魯之末者盖以其異代之王也愚嘗誦七月
之篇而知周之所以興詠二南之詩而知周之將興
歌十月之章吟板蕩之雅則見周室之所以東遷而
王綱之所以不振者豈不慨肰而三歎乎當其時雖
鴻鴈斯干之作有間於其間而前厲王之殘暴後幽
王之淫虐旣不足以大有為之時而以及揚水之愁
怨黍離之悲思終至於匪風下泉而周之亂極矣且

其列國之風已不作於先王之世則固無足多論而猗那玄鳥之頌又可以見殷商基業之盛終雖至於危亡而要其初則固未嘗不與周室比隆也又彼鴟鴞之進成王既不能無慙德而周公以大聖之資爲能正其變以復其初魯頌之興又有以啓三家之雍徹季氏之八佾而卒無以禁其僭上賊亂之臣則豈非成王之過而伯禽之不得辭其責者也抑又有說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然後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

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
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
此能如是然後可以盡學詩之大方也彼其詩篇之
離合國號之異同美刺之詳略在學者雖不可不講
而亦不必強爲之論辨也但當考其指意之所歸尋
其性情之邪正而優游詠嘆沈浸反覆之際蓋有以
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自有不能已焉者矣執事
之問亦曰學詩者不徒習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
名而至其所以爲問則似有以略其所當先者故愚
於是輒不自揣遂敢以臆見欲以發明其執事之所

末問者得非愚且僭耶幸執事恕而敎之

問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肰後聖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苟惟心術不正而異端邪說從而陷溺之望其入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而欲求至海不亦難乎昔吾夫子旣沒而楊朱墨翟者竊仁義之一偏而唱爲我兼愛之說以亂天下幸而有孟子者出辭而闢之楊墨之害息而人心復歸於正孟子沒有申韓刑名之學黃老虛無之說簧鼓于世其爲害又甚於楊墨而世之儒者往往墮於其間而不悟以賈誼之美才猶

明申韓司馬遷之博學猶尚黃老況其下者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麾之者一揚雄而已自漢室之東而西方之敎流入於中國時君世主尊尚其說遂與孔老並立而王公卿大夫士庶人陷溺滋甚王通隋大儒也猶稱其爲聖人白居易唐賢人也猶酷嗜之晩節用其敎以理性況衆人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力排者一韓愈氏而已夫異端邪說之移人也愚者信之可也而智者惑之何耶不肖者信之可也而賢者惑之何耶里巷之人信之可也而搢紳士大夫惑之何耶豈異端之學亦

有以過人而其道誠可與堯舜周孔抗衡於世耶豈賈誼司馬遷王通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而孟子揚雄韓愈之闢之麾之排之非耶夫以其說爲眞可信也耶則與吾堯舜周孔之道大不相似以其說爲可妄也則世之屈己而尊崇者又皆吾儒之傑然者焉孟揚韓三君子不世出則無有與之辨者顧與諸君論之

對道之不明也久矣世之君子各以所見爲學其所趨異塗其能盡其性而不入於迂誕卑陋之歸者鮮矣今執事先生發策承學拳拳然莫不以吾儒之得

失異端之惑人爲之間茲豈非志聖賢之志而學聖賢之學欲使聖賢之道復明其未明者於天下乎愚雖不敏於居閒處獨明窓淨几之間固未嘗不留意而發歎者也豈敢默默竊謂道有邪正是非之分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不齊正者何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也賢知之所由也邪者何楊墨申韓老佛之道是也愚不肖之所由也由於正則是不由於正則非正者行則正勝而邪廢邪者行則邪旺而害正二者相爲之勝負相爲之消長而不能以並立如薰猶冰炭之不可以相入其爲是爲非爲善爲惡固不

待區區辨說而後爲可以明之也吾夫子以上聖人
在位大道以明如日中天不容有魑魅魍魎曖曀清
光然世衰道微生旣不得位不能有以大行其道於
天下三千之徒講問之說皆附於空言於是有楊墨
之徒乘間竊發邪說橫起熒惑羣生其禍將至於無
父無君當是時不有孟氏吾其爲禽獸乎况復有秦
氏者出侮先聖燒諸經坑學士欲後之學者無復見
帝王之成法然則秦之禍吾道者慘矣漢之興也鑑
秦之失悉革而新之而至於明先王之道以復前代
之盛則卒未也自是以來道學失其所傳雖號爲儒

者不知其所學者何事而不免其汨沒於流俗之中
終未有以道自立者聞申韓之學則思有以明之聽
黃老之說則思有以尚之以及佛氏之入於中國也
其爲說愈高而入人最深則又有以疑聖人之道而
悅之者揚氏韓氏之所以斥之者蓋亦未也夫豈眞
知其道之本哉是以雖當時勤勤辨詰於言語文字
之間而卒未能辭而闢之如孟氏之廓如也夫孟子
之闢楊墨揚雄之麾申韓黃老韓退之之排釋氏其
自處同而其所學之淺深高下又各有不同者焉而
惑之者未必皆愚不肖也不惑者亦未必皆賢知也

孟子醇乎醇者也所謂上知大賢而無以議爲者也韓退之有賢知之見識而未及於道之極至者也盖亦孟子之次也揚雄則假賢知之名以自處而未聞道者也尚何說哉賈誼王通亦賢知之徒而其所見或拘於氣質之偏則此雖在所惑之中而不可與不惑之子雲同論也至於司馬遷白居易之崇老佛則亦皆由於未聞道而非眞賢知之徒其爲惑也宜矣且其異端之爲害莫甚於佛老而揚墨次之申韓則又揚墨之次也揚墨之害未及於佛老而闢之者爲能痛絕其根本而爲功也易竟未能爲患於後世釋

老害過於楊墨而魔之排之者有如揚雄之僞學韓子之未極其至者故其用力尤勞而爲患愈深至死而不能禁又況揚雄既未能祛申韓之淺陋而欲黃老之正遠之以六百年之久而攻佛氏之源多見其不自量也故拒異端者必有如孟子而後可也非揚韓之所可能也背漢媚新阿諛苟容行同狗彘雖自謂不惑於異端而其所惑者猶在也齊王伯同孔墨友太顚疏封禪雖自謂不惑於異端而其所惑者猶在也夫所謂不惑於異端者惟上知大賢而已其有不及乎此者則又孰能無惑是以窮天地亘萬古惑

之者多而不惑者少排之者寡而不排者衆其所以
若是者亦豈必以聖人之道爲之非而異端之道爲
之是也惟未能正其心而自不知陷溺於邪故此心
之明日益昏昧而違道遠矣誠能窮其理以正其心
而復其本然之德則吾道不期明而明異端不期攻
而自破矣是以異端之說不行於孔氏之前而行於
孟子之後千有餘年而至于宋兩程勃興以及考亭
之生則此道得以復明而虛無寂滅之敎計較功利
之說人得以排之而莫不知所歸向雖不如揚韓之
屑屑而扶正道闢異端之功愚未見其與孟子異也

此執事所謂吾儒之傑肰而彼區區數子何足以當
之肰而執事之問終未有一言之及是愚竊惑焉又
觀漢之世有董仲舒者其所著三策皆時有發明於
吾道者而又其中有尊孔子之術黜百家之流息邪
說明法度武帝初年亦頗用之則董子之學又非揚
雄之所可擬議而先儒又推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之
下則愚以爲漢之世惟董仲舒一人而已而執事不
之稱焉而反以揚子爲問斯豈非欲觀諸生之所見
也執事之問愚旣略陳於前而又爲之一說曰董子
有言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亾有邪氣干其間者蓋人君者萬民之標準而四方之所就正焉者也爲人君者苟能正其心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爲之下者夫焉有不化者乎是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也上之人既能自行其道以明於天下故天下之人皆有以知聖人之道爲可學而俛焉以盡其力尙何他歧曲徑之是趨乎厥後賢聖之君既不作而聖人之道不能以自行也則異端邪說得以肆行於其間侵尋蠹害顚倒是非雖時有一二大儒能明其道以淑其徒上之人既不能行

其道以大化斯民而復其正異端之害至于今未泯
方今主聖臣良治化之盛罔以加之而猶時有馳邪
妄不經之說以惑生民而與吾道爭有如上所陳者
君子之惑於彼者蓋亦見其十七八矣而小人之不
惑者百無二三焉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若有欲堯
舜其君民者盍亦於論道經邦之暇動念至是而上
達於宸衷終始典學益進聖德以至於堯舜禹湯文
武而後止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爲可以復明而使
得大行於天下且況吾東方一域壤地褊小其爲敎
爲易行而其爲俗爲易革則其於明德新民之功豈

不綽綽乎其有餘裕而將見其家周孔而戶朱程豈非一國人民之幸也執事若以爲可進而教之

王若曰云云

臣對恭惟 主上殿下潛心正道遂志聖學以聰明之資加緝熙之功日延羣臣講問義理研磨古今益嘗以道之不明而人不興於學爲憂進臣等於玉階之下咨之以先儒之事以及乎當今之所可爲者臣雖愚昧敢不罄一得之見以對揚休命臣伏讀 聖策曰道學自洙泗絕傳之後止所以異者亦無可取者歟蓋自義農而下三代而上聖聖授受同一心法

道明於上而化行於下人無不學學無不正周之衰
也政教陵夷斯文將喪吾夫子有德無位誦書傳道
空言無施思孟之沒言隨以堙學隨以絕而漢氏以
來不復有眞儒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代之下默契道
體提綱啓鑰河南二程氏親受其說而不傳之緒得
以復續時則若楊若游若謝若呂蓋其高弟而以子
朱子之說考之則格物之論中庸之說亦皆或流於
支離或滯於穿鑿而終不免淫於老佛求其傳之無
弊者龜山差可擬焉是以再傳而得豫章三傳而得
延平以及乎紫陽則其流派之正槩可見矣若其南

軒之天資絶人東萊之踐履篤實益與其紫陽同其趨者也故南山有對牀之語寒泉有同輯之編肰而終不能無議於伯恭者蓋以偏信遷史而象山之貴頓悟而廢講學者均以害後學心術目之則其所與異同者不難辨矣臣伏讀　聖策曰予以寡昧止予將觀覽焉　聖問及此實一國臣民之福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蓋欲以治其不齊之稟而敎以當行之理以復其本肰之善而已故唐虞之世雖有司徒典樂之官而其躬行之實心得之妙未有不先而能率也人君立極於上而羣臣敷敎於下是以主與於學民

被其澤治化之隆有非後世所及者矣今師道之不立久矣而又有所謂進取之業者以壞其向道之志故士之爲學者不以華藻相尚則必溺乎章句口耳之習攻文者易流於怪妄談經者多失於固陋其所以僅得之者反歸於媒爵取寵之資得一名獲一官則又並與所學者而棄之俗何以美而治何以成乎是以人私其身士私其學千岐萬轍旁鶩別驅不背於道者無幾矣臣又聞古之君子莫不涵養以立其本窮格以達其用存諸中者有主故應於外者無不通以之而身可修以之而家可齊又推之以及於治

國平天下無所往而不得其宜焉然而其所以主宰乎一身者心而所以能使之爲主宰者敬也盖事不外於理而理實具於心敬者所以存心而明理也故自下學之初以至於爲聖爲賢未可一日而離乎此從事於斯無少間斷使鑑空衡平之體當其用而無所偏繫則其眞是眞非或異或同舉不能逃而有以立其極矣又從而擇其學明道尊者以專師表之任使學者有所據依而尊信焉敎之以治心養性務實向裏之業不徒爲記誦文字之學必其有以得之於心而施之於用所謂世之學者一無所雜於其中則

學何患不興人才何患乎不能育必將遡濂洛之流而窮洙泗之源正道以明而異學無由起矣風簷寸晷掛一漏萬伏願 聖明姑以此留神焉臣謹對

家禮考誤

冠禮席右

右卽席之北也

卽席西向跪

衆子則南向

喪禮小斂設奠

下文具字當在奠字下觀大斂章可見

頭須掠頭

掠頭如今之網巾

朝哭

卽下所謂朝夕哭之朝哭也

朝夕哭奠

此禮之昏定晨省也

金銀錢飾

錢疑當作鏤

吊奠高氏之說亦肰

亦肰謂高氏亦以今人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爲

非也

聞喪又變服如大小斂亦如之

亦如之者柩東西向坐哭盡哀也

己成服者亦肰

亦肰者歸家詣靈座前哭拜也

日子

日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十二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虞祭具饌如朝奠

或朝上有朔日字或朝乃朔朔字之誤下同

居喪雜儀

雖功緦之喪比葬亦須素服帶雖已飲酒食肉亦當盡其月數不與宴樂

河西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集西河

六